



張榮彥
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四日生
台灣省屏東縣人
省立花蓮師範學校畢業
現職／
屏東縣立新園國中教師

作品／
中篇小說：外曾祖母的故事

父親的西裝

散文佳作 張榮彥

伯父過世之後，父親便棄文從武，紹承祖父的箕裘，當了一輩子的農夫。自結婚生子以後，襁褓不斷，我們兄弟姊妹十人，以兩歲的等差級數，階梯般的降臨人世，承「煩」膝下。祖業四分薄田，張羅柴米油鹽，已然捉襟見肘，父親那敢奢望甘食榆衣？

終年要上山下田，父親只求衣能蔽體，常年一條「水褲仔」，那是母親廢物利用，以肥料袋子縫製而成，不是屁股淨重四十二公斤，就是胯下淨重五十公斤，父親却處之泰然。

在母親那座用烏心石的木料做成的嫁粧衣櫥中，屬於父親的服飾只有一套半。一件凡立丁布料的上裝，款式有點兒像中山裝，那是他當新郎官時所穿的大禮服；另一套壓箱的寶衣，則是母親從恆春街上的路邊攤，以賤價買來給父親當外出服的。在長達約二十年的時間中，花色儘管有變化，質料卻從沒好過尼龍混紗的。父親參加過別人的喜慶回來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換下寶衣。當母親把它放回衣櫥時，父親免不了要被母親唸上半天經。因為那寶衣、舊傷之外，多少又添了新創，那都是父親的紙捲烟惹的禍。父親買不起好烟，常年累月都是吸一種大包烟，那是很粗劣的烟絲，父親用我們寫過的簿子捲着抽，燃燒不全的烟屎，一掉到尼龍衣褲上，就是消防隊也來不及撲救。儘管父親那一千零一套的壓箱寶衣已傷痕纍纍，母親却總捨不得讓它光榮退伍。

做壽是那套，殺狗也是那套，這還不說，就是在比較需要體面的場合，父親頂多也是足登拖鞋而已。他是有過一雙皮鞋的，在當新郎時穿過一次，然後一直束之高閣，後來，和他的那件新郎禮服一樣，被我克紹「屐裘」，把它們穿「出世」了。

有一次，姑父為兒媳的事，需要跑一趟台北，姑父也是個老粗，一個大字不識，連屏東都沒去過，到台北要走花東線還是縱貫線，全然懵懂，到了台北，更是不辨東南西北。他要父親同行，路上有個照應，父親自然義不容辭。父親還是拖鞋一雙，大包烟一袋，一身寒酸，從滿州「土」到台北，再從台北土回滿州。他出門時，我不在家，回家時，我得以瞻其「盛裝」，心中好酸，好酸。

五十年前，我們住的這個背山臨海的小漁村，進過學校唸書的人，寥寥無幾，能像父親這樣從高等科畢業的，全鄉也沒幾個。父親的同學中，當議員、當首長的都不乏其人，再不濟，也能在學校弄個教員幹幹，或在鄉公所、農會，當個課長什麼的。而像父親這樣，終日與土為伍，實在是異數。說來是造化弄人，一半是父親兄弟鮮少，另一半是我們這些子女拖累了他。

父親像個讀過書的人，這表現在他和有頭有臉的同學在一起時，能不亢不卑；對命運的捉弄，能逆來順受；讓我們這些子女聽過比別人更多的歷史故事、民間傳說及做人做事的道理。儘管他的外表土味十足。

直到父親的女兒一個個出閣之後，父親的衣服才逐漸多了起來，那些自然都是女兒孝敬的。有毛衣，也有夾克。不過，父親似乎不怎麼捨得穿，也實在沒有多少適當的機會穿。

「不要買了，不要買了，去年買的都還沒有穿呢？」

父親說的也是實情。

不過，直到父親五十大壽為止，父親還不曾穿過西裝，也沒有一套西裝。

「大哥，我們來贖錢幫父親買一套西裝怎麼樣？」一天，我跟大哥說。

「我早該想到的。」大哥歉然的說。

我知道，大哥實在很緊很緊，他從能賺錢那天起，他的薪水袋就原封不動的呈給母親大人。自己老老實實支領一些零用錢罷了。他的夾克和一條西裝褲，還是撿老三的「退休貨」。不過大哥的號召力大，借重他，並不是想要他的鈔票。

二姊比較活門，指望她三、五百元，不成問題，三姊在鄉公所吃「頭路」，比任何人都希望爸爸能體面些。老三去信給我們家的逃兵——老四，老四說他舉雙手贊成。想不到他忽然也想家了。他是不甘作農而志在海洋的，母親沒答應他，溜了，一直不給父母寫信，母親賭着氣罵他，暗地裏在想念他。老三是唯一跟他保持秘密聯繫的人。他跟老三說，過年時他要回家，他準備了一筆錢給家人過個好年，他還和老三偷偷買了架電唱機，要擺在母親的房裡。

終於籌足了錢。我們把襯衫、毛背心、領帶和皮鞋都預算進去，如有餘錢，我們還想幫母親大人買件短大衣，讓她也風光風光。

幫爸爸做西裝的事，是秘密進行的，免得讓媽知道了，她又要說：「你們的爸是丐幫的，再新再好的衣服給他穿，他也要先燒個洞再穿，簡直在糟蹋衣服。」

老三的身材跟爸爸最接近，量尺寸時，決定由他出馬做替身，只需把腰圍放大就行了。

在城裏做西裝，工資貴得嚇人，不符合我們的經濟原則，妻想到她學裁縫時的師父。她說，她的師父對於縫紉之道，幾乎樣樣精通，做套西裝，應該難不倒他。接洽的結果，那位王師父，果然拍胸脯保證自己的手藝。而工資只要城裏師父的一半就成了。只是，他的裁縫店裏沒有西裝布料，他要我們自行購布，我們自然一口答應。

家人說，我總是比他們多見過幾次世面，所以，選購布料的事，全權委託給我。

事實上，我對布料一竅不通，花色的選擇和式樣的配襯等常識也付諸闕如。

兩年前買衣的窘事，記憶猶新：

那時同事們有個小小的錢會名叫「服裝會」，其名之為服裝會，顧名思義，仍因所得之款只能在添衣製裝上派用場，用在別處就不夠氣候。我標得一個服裝會，想為自己買兩件衣服，走進服裝店，一臉是霧，東張西望，就是拿不定主意。服務小姐善意的走過來幫我解困。她推薦給我一件褐色的斑點棉質衣和一件竹絲紋的尼龍衣，我如釋重負，自然心存感激，從善如流，也顧不了試穿，也不便討價還價，就如數付賬的走出店來。隔天，我春風滿面的穿上那件花衣上班，不料却吸引了全校師生的注目，瞧得我渾身不自在。反躬自省，一則那年頭不作興穿花色衣服，二則那花衣穿在我身上，怎麼看，我都成了貨真價實的土豹子。至於那件透明的尼龍衣，一點兒也不拉風，倒是密不透風，熱不可當，一流汗就黏糊糊的貼在身上，實在想不透，憑什麼它能值一錢黃金的身價？穿起來不舒服這還不算，它竟然像照妖鏡似的，把我那已有好些個破洞的汗衫，照得原形畢露，攪鏡自照，直羞得我臉上發熱。一年來省吃儉用的代價，就這樣付諸流水了，我又恢復了白上衣，卡其褲的日子。

如此這般的本事，那堪承擔選購父親西裝布料的大責重任？但是，眾命難違，我只好打鴨子上架了。

正巧，當時有個布商，到學校兜攬生意，我既是自願上鉤的大魚，他還不怎麼花言巧語，就輕輕易易的打動了我的心。生意很快談成了，我還沾沾自喜的相信，我是用一半的價錢買到了質料堪稱一流的英國毛料呢！

農曆年已過完，我們家還籠罩在濃濃的團圓的喜氣中。父親五十大壽的日子，已經逐漸逼近了，父親的西裝的製作，正在緊鑼密鼓的進行著。

春風輕吻着大地，熨平了大地在冬日的創傷。河邊溪畔，已開始蔓延着叢叢簇簇的鵝黃，曾幾何時，鵝黃的顏色加濃了，面積也加大了，連成了一片片，終於織就了不規則的綠帶，向山腳原野泛濫開去，南台灣的春，真沒有耐性呢！還等不及春分的到來，就到處獻着殷勤了。等到稻田中的禾苗，懂得要舞春風、弄露珠時，蜂蝶蝶就在大地的舞台上亂成一團了。

正因為我們熱盼着父親五十大壽日子的到來，我們就特別敏感的感受到大地春回的喜悅，也特別熱絡的迎接春分的到來，它終於被我們盼到了。

壽堂就設在我們的客廳中。那是磚牆水泥頂的房子，堅固無華。一樣是客廳，它却已經歷了三次建築材料的變革。首先是茅茨土屋，接着是瓦頂石牆的瓦房，然後才是鋼筋水泥的平房，一磚一牆，莫不是父母血汗的結晶。

。壽堂的佈置一切從簡。由於那年頭，鄉村經濟普遍不好，村子裏從不曾聽說過，誰慶過生、做過壽；所以，我們也不敢驚動親友。只是一家團聚，讓父親穿上他的第一套西裝，熱鬧熱鬧而已。

沒有生日蛋糕，沒有唱生日快樂歌，只有壽桃和豬腳、麪線，這就是五十年代的壽慶。

母親雖然嘴裏說着我們簡直是在胡鬧；又數落父親，說他又要糟蹋好衣服的話，但我們看出她是喜形於色的；她高興我們這些子女，懂得給勞苦半輩子的父親一些孝的表示。

父親五大壽的重頭戲，當然是幫父親穿上他的第一套西裝，我們都迫切的想知道，父親穿上西裝之後是什麼模樣，挺拔？高雅？或是……。

禮盒打開了，我們全攏上去。大姊把西裝攤開來，我掂在手中，仔細瞧着：經過縮水之後，那布料已失去先前的光澤，顏色像極了失去鮮度的酸菜；布面也不平了，倒像老豬皺皺的豬皮；彈性也差了，沒有挺直的張力。至於作工，看起來頗欠細緻，手工縫製的地方，線頭暴露，線距不均。穿起來不合身呢？我比誰都擔心。一陣七嘴八舌，把妻說的臉一陣青、一陣白。接着兄姊們又自告奮勇的當父親的「侍衣」，父親咧着嘴任由他的子女擺佈。西褲穿上了，褲管太瘦，臀部太緊，完全是時下年輕人的標準，實在不倫不類；上衣穿上了，門襟一上一下，下擺又猛向下墜，背部却吊起來。盛裝的父親，老讓人覺得地心引力對他的作用太大，父親的身子，給人一種要下陷的感覺。父親就像被人捉弄來裝丑角的，不僅土味十足，簡直突梯滑稽的令人忍俊不住，却沒有人笑出來。

我抽眼看了一下妻，她已經有想要哭出來的表情，我猛收回眼光，自覺有負重託，愧疚難當。

「唉，你們？」父親已察覺氣氛有異。

「爸爸的西裝好難看。」小弟直言不諱的說。

「胡說！」父親裝作了不得的神情，就地旋了一轉，笑呵呵的說：「好棒的西裝，有套西裝真好。」

大家面面相覷。

「來，來，來，我們吃豬腳麪線吧！」父親坐到他的位子上，極力想把大家的注意力轉移，把氣氛弄活。

大家終於不再談論西裝。

我食不知味，悶聲不響，不知該罵自己的蠢，還是商人的奸，我抽身到外面透透氣。

「別放在心上！」父親不知什麼時候站到我的背後：「是爸爸不是穿西裝的料子，怪不了別人；你們的媽不是說過嗎？再好的衣服讓我穿，都是糟蹋；何況，爸並沒有多少穿西裝的機會。」

「爸，話不是這樣說，」我眼睛濕潤了：「我辜負了大家的美意。」

「你們有這樣的孝心，爸已經很安慰了。」父親拍着我的肩：「爸不必跟別人比什麼，爸的子女絕對比得過別人，這就夠了。」

我的眼眶更熱了。

「今天是爸的大壽，大家都該高興對不？嗯！」
我回到客廳，大姊和二姊也把妻勸回客廳。
不久，父親就唱起歌來了，看來他是真的很開心。
我私下許願，有一天，我要幫父親補做一套像樣的西裝。